

之十六 直貢梯寺的天葬

沿著墨竹工卡縣城旁的雪絨河谷，上溯東北方約六十公里，便能望見那依山而建，座落在峻嶺之上的直貢梯寺，聽說這裡有座天葬台與印度的斯瓦采天葬台共同馳名於世。

你從山腳下的門巴村向當地人打探上山的消息，人群一圈圈好奇探頭圍擠著，但沒人真的理會你，除非你肯亮出鈔票請他們帶路。你只好選擇離開，逕自去探路了。村落後方看似有條隱約的小徑，你嘗試往上爬了一會，旋即又不安地回頭，下邊恰巧路過一位揹著竹簍的婦女，見你踟躕的神色，她便揚手朝上一揮定指，你對她點頭示意，懸宕的心才總算是放下了。

太陽光束密密包裹在雲層裡，少許的光暈憂鬱地渙散而開，四周山勢覆滿了清雪，唯獨直貢梯寺立處的這座山岡，絲毫還沒有半點斑白的跡象。

你專注精神地踩著石塊，手扳著裸岩，攀爬至山腰喘氣吁吁，抬頭儘管望見那近在咫尺的直貢梯寺，卻好像怎麼爬也無法接近它。這彷彿是一條仰天的路途，食肉者空行母已然在此設下了千萬重疊障，祇准靈性和頓悟之人才能抵達。

驀然間，一個紅衣身影輕快迂曲而下，沒多久一位福態滿盈的胖喇嘛就站在你頂頭的巨岩上，彎腰伸出他粗厚的手臂。你順著力量被拉到他的身旁，仍是一付缺氧慘白的表情。他靜靜地握著你冰涼的手（送出一股通達的熱流），拍拍你的頸背，指頭彈擊著你的額頭。你竟然沒有任何的畏縮與不悅，反而有種奇異的幻覺翻過了腦海。待你重新回神，想對胖喇嘛說聲謝謝，他已先行一步朝山下離去了。風在高處敏捷走竄，你額上的汗水不斷往耳側流，反覆聽到那彷彿是僧侶寬大衣袖拍打的聲音，卻無法辨識它從哪個方向來。

終於舉步進入直貢梯的寺區，刺鼻的屎尿臊味接踵迎面，瞬時把一路積累的莊嚴想像，全部都埋進茅坑裡。茅坑出入口正對著這一系列拾級而上的階梯，旁側幾十米即是直貢梯的大殿。你坐在殿前的台階休息啃乾糧，幾位佝僂的藏民手擎著瑪尼筒繞轉走過，紅衣喇嘛走過，野狗也往返在你面前走晃數回，似乎刻意地把你當成空氣了，一切竟是那麼淡然，寂寥，直貢梯寺有種甚麼都不重要的氛圍，但這裡卻是西藏魂靈嚮往歸宿的地方。

當你辦理住宿登記時，扎西果芒大殿裡響起一陣號角與法螺，門外的喇嘛們紛紛帶起月牙鬚邊的高帽。聽說他們準備在經堂內舉行薦亡儀式——「拋哇」，這種儀式必須由資深的僧人領頭誦禱超渡的經文，接著「呼，呼，呼——」在死者頭頂上吹出七口氣，以助死者靈魂從天靈蓋上逸離肉體，導入天，人，阿修羅（三

善趣)的境域。經過這樣儀式後，次日清晨，那得道的肉身才能移往天葬台做最終的處理。

* * *

清晨的溫度仍在冰點十度以下，燥寒的空氣如刀鋒一樣恆常銳利，黑暗與氤氳瀰漫了整片視野。你頂著微弱的頭燈，遠遠緊跟著一幫藏人隊伍，步上扎西果芒大殿右側一條不起眼的小徑。點香的引路人領身在前，隨後一人扛著沉甸甸蜷曲的布包，想必那應該是待會要「受禮」的主角吧。

走著走著，你的嘴唇倏然感到一陣疼痛撕裂，半夢半醒的倦容就醒轉了。你大口地仰著頭喘息呼吸，忍著絲絲腥血的氣息。沿途不時可見地上疊著三角狀的瑪尼石堆，像給過路人壓驚，又彷彿是給靈魂的引導。

隨著荊棘叢中散落的破衣碎布毛髮紙幣愈來愈多，山側陡坡上的岩塊也開始交錯出現一些幽微的神明顯影——釋迦牟尼，蓮花生大師，白度母，綠度母，金剛法王，但似乎誰都無法庇佑你，你的腳步總被雜生的荊棘灌叢絆住，數度落後那即將消逝於黑幕一端的送葬隊伍。你幾乎忍不住地想放聲大叫，反覆睜眼閉眼盼求這祇是一場夢醒後的夢。

然而，這一切依然是那麼清晰，心跳，喘息，冷風中不由自主的牙顫聲。「不要打擾死者休息」你到天葬場圍欄邊就不敢再繼續往前走了，謹記當地人的告誡：若沒事先徵得天葬師和死者家屬同意，最好識相點離天葬場遠一些，否則難保旁觀者不遭死者家屬拿起石頭狠狠驅離。

揹屍人一放下肩頭的布包，目光即瞥見了遠遠站在鐵欄外的你，驟然天葬場內所有的人也都面無表情地往你站的方向凝看。你木定在原地遲遲不敢抬頭，直到他們各自再忙起儀式的工作。

果真有撲天蓋地的鷹鷲降臨天葬場嗎？是巧合，亦或冥冥中的安排。你仔細觀望四方山嶺上的動靜，始終追索不到鷹鷲現身的可能，祇有幾隻烏鴉零星的盤旋黯空，難道西藏人把烏鴉當成鷹鷲了？

梵音流轉，渡亡的經文誦完，天葬師隨及「煨桑」圍火，在松柏香堆裡撒入些三葷三素，混著糌粑焚燒。白煙突突冒升，轉成透白慵懶的蛇腰狀，再漸漸地朝遠方暈散進你的鼻息裡。眼前的儀式，彷彿祇是一場充滿味道的睡眠。

天地似乎還在等待些甚麼，五色的旗幟在風中招展。猛然間，四方空氣起了劇烈

地鼓譟，視線所及的山嶺線外連續飛騰出滿天伏兵般的鷹鷲，橫展著六七尺的羽翼，迎著天空剛綻開的紫靛光遨翔盤桓，嚇得周遭原本靜寂的烏鴉驚出動人心魄的哀叫聲。

鷹鷲們賡續井然地落身列隊在天葬師身後，灰褐色的毛雪緩緩搖盪而下。你的眼皮應和著鷹鷲健壯拍翅起落的節奏不禁顫抖著，可在場的藏人目睹這種景況，無不是一臉低調滿意的神情。

穿著紅袍的天葬師左手拿著彎鉤，右手持著銀刃，光線從他腳下的地平線斷然升起，茂黃的草尖上顯著微潮的露光，他彷彿是遺世獨立跨站在這生死之界。他是神選的人。

上百隻鷹鷲早已煩躁地不斷鼓翅拍翼，牠們僅僅被一條細線與天葬台隔開。天葬師隨伺在旁的兩位助手趨前，掀開裹屍布，你根本來不及辨識那張是溫暖亦或嚴肅的臉龐，一具如胎兒般蜷縮屈肢的身體就無力地霍然卜倒在石台上。根據西藏人的信仰，這種屈肢姿勢象徵著死者將回歸最初母胎裡嬰兒的模樣，兩手卑微的拳握在腮下，表示來世願再投生為人。

尸身背朝天際被安置妥當，鷹鷲們的吆喝便震響整片山頭，喚醒了整面雪絨河谷。利刃先在它的頸後劃下第一道口子，彎鉤剔住了乾萎的屍肉，一刀沿著臂膀，一刀溜著大腿中線，耨開，一刀一刀。你可知道那一刀刀地耨，是要讓人給活轉過來的嗎？刀鋒在它肚腹裡的那一刀吃得特別深沉，抽開後五臟六腑便無助地逸流在地上。一個完好人形的軀體，須臾間，所有的重負都透過天葬師的巧手被釋放下來了。不分男女老幼尊卑貴賤都被釋放下來了。

天葬師躬身退步，待旁人手中兩端的掛線一脫，他嘴裡立馬高聲大呼：「咿啊，咿——啊」，祇見鷹鷲們飛快地穿破結界，開始撕咬大饕著每一吋陰白晦暗的屍肉。你可知道那一口一口地噬，是要讓人給活轉過來的嗎？牠們緊抓著體膚相連的毛髮，沾血的塊肉，呻吟的骨骸，那樣興奮地用爪指猛抓，啄食，牠們背著晨曦閃爍如亂竄的黑焰狂舞，要燃放那想飛但永遠都無法飛的血軀。

一陣陣腥味，被搶食的鷹鷲拍翻到更遠的四周，你緊忍著胃腔裡酸氣翻攪，再抬頭時，那肉身已化為一付白骨斑斑。

天葬師鬚髯一道紅焰烈火走入場中，驅離意猶未盡的鷹鷲們，他的兩位助手麻利地把黏附薄肉的骨架鋪在石台上，用石槌奮力地搥碎，「糝粑，和一些」，顛骨勃啦散碎，眼珠彈出，那搥碾，打磨的聲音，一下又一下。你可知道那一搥一搥，是要讓人給打醒轉過來的嗎？把骨頭從碎片，打成粉末後，攪著糝粑掃著地上的

血泊，準備給鷹鷲們一次吃個精光。

這種將屍體徹底處理殆盡的狀況，聽說不僅代表死者肉身的純淨（生淨，死淨），還關乎到天葬台的威信——人神兩界的鷹鷲使者，若能把肉體食盡，逝去的人將無所保留，也無所戀棧了。但若這些神鷹沒有把屍體順利食完，為了避免帶來不吉利的兆頭，天葬師則必須奮力地再次煨桑祈禱，請求鷹鷲繼續吃食。

鷹鷲可知那不是它們的獵物，不是獻祭，而是藏人們長久以來對神對自然的歸回的允諾。廣場內，最後留下了一灘餘血和殘毛。吃撐的鷹鷲拖著雙爪在場中左右搖晃，還有的鷹鷲覬覦地展翅在半空騰旋。血腥的氣息迴盪空中，久久不散，滲透你的記憶中，匍匐在每個毛孔上。

一場生命從有到無，又從無至有的過程，膚肉裡有些微微的痛楚。這是真的嗎？是幻覺，亦或是你當場觀臨的切膚之痛？但死人哪裡會痛，不過都是你的想像罷了，你對於肉身仍是一種執念。但你竟有些甚麼從內部裡悄悄融解，並感到一股暖流。死亡所給你的暖流。他們在草原上奔跑，在帳棚裡打酥油茶，在寺院前磕頭，然後回到這裡，死亡。

無所不在的佛家有言：「願凡夫的言語，無礙聖眷的飛翔。一切護法的哀憫下，願有緣的讀者，願你的眼神保持應有的肅穆。你的嘴唇溫熱，不要讓脫口而出的聲響，驚動沉寂中無常的輪轉。」

噶嘛呢叭咪吽，無常的輪轉。當這場儀式結束，沒有任何人應該感到哀傷嗎？該如何悼念充塞在大氣中那久久不散的魂靈呢？也許對西藏人來說，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，而是預示新生命的開始，所以他們才能無眷無顧地捨下死後的大體，進入自然鏈的循環，這種方式似乎更完滿實踐了用肉身作為佈施的精神。

塵歸塵，土歸土，接受天葬的人歸於天，有空翱翔。萬物息息相關，從可見到不可見，從生至死，從破碎到完整。

你突然多少有點領悟了那肉體最終的消逝，不過是轉換一種形式，重新演現在人間，激起一種超越肉體層次的神喻。那滿山滿天活躍的鷹鷲身上，此刻都帶著獻身者的一部份，獻身者無所不在。鷹鷲是家人。一個結束扣連著無數的開端，鷹鷲展翅所劃開的天際，是創傷後的縫合，黑暗強制再生的光明。

曙色頓開，回程的路上，另一隊天葬的人馬正準備趕赴天葬場。你在狹窄的山徑中讓道時，再次看到一個蜷曲的包袱，它輕輕擦著你的臂膀而過，輕輕的，祇是你這一次更不會看清楚它的模樣。

那行列裡，突然有個男子轉過頭問你：「有沒有上天葬台睡一會？」睡一會？你不解其意地看著他。他似真似笑的態度回答：「睡過才有保佑啊！這樣表示你以後可以死得很好。」面對這處之泰若的表情，你悵然自覺到底如何也還無法像他們那般知命，儘管人生盡頭，那已是一條被認許和祝福的歸途。

那是生命赤裸裸的示展，從有到無，又從無至有，你正面對一個踟躕的分界點。你的肉還是溫的，身骨還是硬的，你去思索輪迴，而輪迴留下了你，留下的人，是為了一份完整的體會。然而，眼前的天空祇是亮晃晃的有些暈眩。